

劉紹銘 — 主編

現

代

散

文

典

藏

雅舍隨筆

梁實秋 散文選

劉紹銘——主編

現代散文典藏

雅舍隨筆

梁實秋散文選

天地圖書





www.cosmosbooks.com.hk

書名 雅舍隨筆
作者 梁實秋
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-115號
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（總寫字樓）
電話：25283671 傳真：28652609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／一樓（門市部）
電話：28650708 傳真：28611541
九龍彌敦道九十六號（加連威老道口）（門市部）
電話：23678699 傳真：23671812
印 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
電話：28963687 傳真：25581902
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電話：2150 2100 傳真：2407 3062
出版日期 二〇〇八年二月／初版·香港

（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）

©COSMOS BOOKS LTD.2008

目錄

第一輯

導言：春華秋實·雅舍風光

劉紹銘

與莎翁絕交之後	/	盆	鬚	日	記
		炸活魚	鬚	景	
		/	/	/	/
		2	5	2	1
				7	1
					2
					8

汰 鐘 麻 小 聾 廣	／ 將 花 9 7	／ 告 9	／ 大學校長 8	六朝如夢 8	／ 不要被人牽着鼻子走！ 7	／	動物園 4
侈	／	／	／	／	／	／	與動物為友 6
／	1	／	／	／	／	／	記得當時年紀小 5
／	1	2	1	0	9	6	／
1	1	6	6	0	2	8	3
6	6	2	2	4	0	0	5

雅舍隨筆

警 察	/	1 1 9
火 車	/	1 2 4
文 房 四 寶	/	1 2 9
時 間 即 生 命	/	1 4 1
「討 厥」與「可 懈」	/	1 4 4
陸 小 曼 的 山 水 長 卷	/	1 4 7
副 刊 與 我	/	1 4 4
影 響 我 的 幾 本 書	/	1 7 1
「麥 當 勞」	/	1 8 9
賽 珍 珠 與 徐 志 摩	/	1 9 2
散 文 的 朗 誦	/	1 9 6
剽 竊	/	2 0 3
鴉 片	/	2 0 6
語 言 、 文 字 、 文 學	/	2 1 4

第二輯

雅舍隨筆

豆腐	粥	魚	爆	薄	筍	咖	鮑	干	蓮	茄	魚	佛	炸	蟹
/	丸	雙	脆	餅	/	哩	雞	魚	貝	子	子	翅	跳	丸子
3	/	/	/	/	2	/	/	/	/	/	/	/	/	/
0	/	/	/	/	9	/	/	/	/	/	/	/	/	/
0	3	3	2	2	0	2	2	2	2	2	2	2	2	2
6	0	9	9	9	0	8	8	8	7	7	7	7	6	6
0	0	7	4	7	4	7	4	2	9	7	3	9	9	6

導言 ·

春華秋實 · 雅舍風光

劉紹銘

梁實秋（一九〇三——一九八七）窮三十年之力翻譯了《莎士比亞全集》（四十冊），寫過英國文學史，也發表過不少學術著作。但我相信對他自己和他的讀者而言，此生最引以為傲的是寫了《雅舍小品》那系列文章。把英國最偉大的作品譯成中文，對譯者而言，當會感到不枉此生。但翻譯始終是借來的生命。梁實秋要倚着「雅舍」的門牆落筆才見華彩。

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，梁實秋從上海輾轉到四川，應程滄波之邀主編《中央日報》副刊。發刊當日他在「編者的話」中訂下了選稿標準。他說：「現在抗戰高於一切，所以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。我的意見稍微不同。於抗戰有關的材料，只要真實流暢，也是好的，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，至於空洞的『抗戰八

股」，那是對誰都沒有益處的」。

梁實秋是早期留美學生，受業於哈佛大學Irving Babbitt教授門下，一生堅守文學不為政治或宗教服務的信條。他在「編者的話」裏並沒有反對與抗日戰爭有關的文學作品。他反對的是「抗戰八股」。雅舍主人曾因文學「階級性」的問題跟魯迅爭論過，捱了魯迅的罵，說他是資本主義的「喪家之犬」。「編者的話」刊出後不久，就有署名羅蓀的在重慶《大公報》向這位「資本主義自由化」的代言人發難。文中提到梁實秋在重慶的居住環境，說他原來住在「德國式的建築裏面的，而現在是關在重慶的中國古老的建築物裏面」。

梁實秋答辯時說他搞不清楚甚麼是「德國式建築」，不過硬要派他住在「德國式」的房子的動機倒很清楚：「這是要證實我是屬於該打倒的那一個階級」。雅舍主人說這種無中生有的抹黑手段他領教過多次了。早前就有一位自命為「左翼作家」的在一月刊說他「到學校去授課是坐一輛自用的內有絲絨靠墊的汽車。其實是活見鬼！」。

雅舍小品這系列文章自一九四零年開始，第一篇就是〈雅舍〉。梁實秋在上面引的答辯文內有此一問：「重慶還有『古老的建築嗎』？」有？沒有？他避過

不提，反而對自己租住的「雅舍」一板一眼的描述一番：

到四川來，覺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經濟。火燒過的磚，常常用來做柱子，孤另另的砌起四根磚柱，上面蓋上一個木頭架子，看上去瘦骨嶙峋，單薄得可憐；但是頂上鋪了瓦，四面編了竹籠牆，牆上敷了泥灰，遠遠的看過去，沒有人能說不像是座房子。我現在住的「雅舍」正是這樣一座典型的房子。

「雅舍」有窗而無玻璃，連這種居所最起碼的條件都付闕如，雅舍主人屬於那個「階級」，一說就成俗了。畢生研究中國散文的卜立德（David E. Pollard）教授在他編譯的 *The Chinese Essays* 中介紹梁實秋的作品時，特別稱讚他寫的是「道地的中文」（authentic Chinese）。所謂「道地」，就是句子不「英化」。卜立德也很欣賞雅舍主人諷喻世情的筆法：幽默、機智，偶見尖酸，但不刻薄。他行文少見夫子自道，因為在大千世界中，他愛扮演的是「人間喜劇」中的一個小角色。

卜立德拿了〈狗〉來做例子，用以說明作者世事洞明、人情達練。你往訪朋

友，看門狗狺狺然、張牙舞爪。主人出來了，看到你一面狼狽，難掩一面得意之色，笑罵畜牲一聲：「小花！你昏了？連×先生你都不認識了！」但梁實秋就相信，「狗咬客人，在主人方面認為狗是克盡厥職，表面上儘管對客抱歉，內心裏是有一種愉快，覺得我的這隻狗並非是掛名差事，他守在崗位上發揮了作用」。

這類幽默、風趣、「發人私隱」的小品雅舍主人實優為之。例子也多。成稿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初的〈理髮〉是神來之筆。那年頭男人剪髮的地方不叫甚麼「髮型屋」。要剪髮，除非客人說「免」，否則師傅還會跟你洗頭，刮鬍子。那年頭電動剪髮工具還未面世，剪髮用剪刀，刮鬍子用剃刀。記得有一出處不明的怪聯尋剃頭師傅開心：「問天下頭顱幾許，看老夫手段如何」。若懸在理髮店的門板上，無疑叫客人進來引頸試刀。〈理髮〉文字妙趣橫生，可是因為意象離不開剃刀邊緣，讀來也覺陰風陣陣。且看雅舍主人身手如何吧：

理髮匠並沒有令人應該不敬重的地方，和劊子手屠戶同樣的是一種為人群服務的職業……如果你交一個劊子手朋友，他一見到你就會相度你的脖頸，何處下刀相宜，這是他的職業使然。理髮匠俟你坐定之後，便伸胳膊挽袖相度

你那一個腦袋的毛髮，對於毛髮所依附的人並無興趣。一塊白綢布往你身上一罩，不見得是新洗的，往往是斑斑點點的如虎皮宣。隨後是一根布條在咽喉處一勒。

跟着下來作者要和我們「分享」洗頭和刮臉的經驗。洗頭大致說來有驚無險，但刮臉在他描述下的確有出生入死的感覺。他借了 Rober Lynd 的話：「當剃刀觸到我的臉上，我不免有這樣的念頭：『假使理髮匠忽然瘋狂了呢？』」很幸運的，理髮匠從未發瘋狂過，但我遭遇過別種差不多的危險，例如，有一個矮小的法國理髮匠在雷雨中給我刮臉，電光一閃，他就跳得好老高」。

洋人刮臉的恐怖經歷說過，雅舍主人用了一則相聲笑話結尾。據說從前理髮學徒學刮臉手藝時，是用一個帶毛的冬瓜做試驗的。有事要走開時，小徒弟便把剃刀向瓜上一剁，方便極了。後來師滿出來謀生，忙亂時偶然或會把客人的腦袋瓜誤作冬瓜，往上面就是一剁。雅舍主人總括的說：「刮臉的危險還在其次，最可惡的是他在刮後用手毫無忌諱的在你臉上摸，摸完之後你還得給他錢」。

一九四九年梁實秋隨同國民政府遷台，受聘為省立師範學院英語系主任。師

範學院升格為國立師範大學後，出任文學院長，課餘繼續翻譯莎士比亞。梁實秋的職業是英文老師。翻譯是「餘興」。離開課室和辦公室後他就是「雅舍」主人。在台灣的「雅舍」已非舊觀，但小品風格幽默風趣依然。

風格不殊，眼前景物卻非疇昔。七十年代台灣經濟「起飛」，對日常生活質素的要求也相應提高了。雅舍主人在重慶生活那段日子，認為理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，因為那時理髮店的椅子看來就像牙醫診所的椅子，「死板板硬邦邦的，使你感覺到坐上去就要受人割宰的樣子。門口擔挑的刺頭挑兒，更嚇人，豎着的一根小小的旗杆，那原是為掛人頭的。」

比對之下，雅舍主人在〈汰侈〉一文所記的台北理髮店，風光就不可同日而語了。這家號稱「亞洲第一」的理髮店門下三百名理髮師全是女身。營業項目包括洗腳、修腳、修指甲、擦皮鞋、洗褲子。除此之外還有各式餐飲及老人茶。「更令人驚訝的是開張之日，居然顧客如雲，座無虛席，生意鼎盛。」〈汰侈〉一詞，出自《世說新語》，以春秋之筆記述石崇、王愷等「富豪」窮奢極侈的生活。王武子（王濟）宴晉武帝一道名菜是「蒸爌」，異常鮮美，帝怪而問之，答曰：「以人乳飲爌」。這就是說用人奶餵乳豬。

實秋先生在台灣發表的散文，像這類以社會話題入文的不多。他還是喜歡談身邊瑣事。這時候的代表作不少，像《日記》、《鬍鬚》和《聾》等。懷人憶舊的文章，信筆寫來就見民國風流人物。《麻將》說胡適之先生偶然也喜歡摸幾圈。

有一年在上海，飯後和潘光旦、羅隆基、饒子離和我，走到一品香開房間打牌。……我照例作壁上觀。言明只打八圈。打到最後一圈已近尾聲，十分緊張。胡先生坐莊。潘光旦坐對面，三副落地，吊單，顯然是一副滿貫大牌。「扣他的牌，打荒算了。」胡先生摸到一張白板，地上已有兩張白板，「難道他會吊孤張？」胡先生口中唸唸有詞，猶豫不決。左右皆曰：「生張不可打，否則和下來要包！」胡先生自己的牌也是一把滿貫的大牌，且早已聽張，如果扣下這張白板，勢必拆牌應付，於心不甘。猶豫了好一陣子，「冒一下險，試試看。」拍的一聲把白板打了出去！「自古成功在嘗試」，這一回卻是「嘗試成功自古無」了。

梁實秋這一代的文人，興之所至，偶然也談吃的。有些不但紙上談兵，還真的有一手。李懷宇訪問王世襄（一九一四）的長文（「現在的東西味道全變了」），引汪曾祺的話說有一次王世襄和幾位朋友會餐，規定每人備料去表演一個菜，王世襄只帶一把葱，做了「悶葱」這個菜，結果把所有的菜都壓下去。

實秋先生廚藝如何，我們不得而知，但他寫了不少談吃的文，我看到的就有二十多篇。魚翅和鮑魚等「珍品」隨俗入文，不在話下。他也兼顧「粗食」。就說豆腐吧，厚德福這家老店就有特別泡製的方法，取名「羅漢豆腐」。先將豆腐搗成泥，加茨粉增加其黏性，然後擺豆腐泥成小餅狀，實以肉餡，和擺湯糰一般，下鍋過油，再下鍋紅燒，輔以佐料。這道名菜滋味如何？雅舍認為不過爾爾，用「羅漢」作招徠，跟「佛跳牆」同出一轍，噱頭而已。

雅舍「食經」文章中，令人看了食指大動的，「火腿」是其一。話說民國十五年冬某天，吳梅先生在南京北萬全宴請東南大學的同事，梁教授也是座上客。席間上清蒸火腿一色，盛以高邊大瓷盤，取火腿最精部份，切成半寸見方高寸許之小塊，二三十塊的矗立於盤中，純由醇釀花雕蒸至熟透。這道「古法」蒸火腿，鮮味絕倫，主人吳梅喝得幾分酒意，忍不住擊案高歌。由此可見雅舍談吃

異於凡品的地方。酒食廚藝之外，你還可在他字裏行間隱約看到民國名士遺風。難怪實秋先生感歎說，酒後「擊案高歌，盛會難忘，於今已有半個世紀有餘」。

梁實秋原名梁治華。這名字與「振華」、「興華」、「建華」一樣老土。「實秋」是他的字，上上之選也。春華秋實，他活到八十四歲，歷經世變，行不改其志：讀書、教學、寫文章，至死不渝，結結實實的活了一生，人如其名。